一條龍師資培訓班

成德法師分享　（第四十二集）　2022/4/23　台南極樂寺　檔名：18-090-0042

尊敬的陳校長，諸位大德同修，大家吉祥，阿彌陀佛。

我們一起學習師長老人家跟隨李炳南老師學習十年的因緣，今天應該會告一個段落。首先跟大家致歉，我們上課的時間這段時間常常調整，很抱歉。下禮拜還得要調整一下，因為還得三個時段都要能夠上來上，今天這個時段英國漢學院上不了，抱歉抱歉，自己考慮不夠周全。我們下個禮拜六，大家在海峽兩岸時區是晚上八點到十點，在英國是下午一點到三點；假如在美西是早上五點到七點，只有這個時間三個時段才行。

我們花比較多時間在深入這一段教誨，首先傳統文化是師道，我們跟隨老師，在《法華經》裡面講到「善知識者是大因緣，所謂化導令得見佛」，等於是我們在修道的因緣當中老師最重要，老師是要帶領我們能夠明心見性的、恢復自性的。傳統文化是師道，我們得要認識老師，他是怎麼學的，他是怎麼教的，我們才好進一步效法他怎麼學。學有效法的意思，假如我們看不懂老師怎麼學，看不懂老師怎麼弘法，那我們到底跟他學什麼？所以這篇教誨不能囫圇吞棗的。

應該跟大家有提過，有一次我們成大漢學組的同學們跟師長一起吃飯，老人家送了他

們三樣禮物，有一樣是張載橫渠四句，「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」；第二樣東西是《九十年譜》，記載老人家九十年弘法的一部書；第三是《愛與和平》，就是師長跟很多大使談話的記錄。後來送完師長剛好先進屋裡面去了，然後交代成德，「你帶他們散步」。我跟這些年輕人一起走著走著，我就請問他們，師長送你們三樣東西，你們知不知道什麼含義？有時候善知識送我們東西都有考慮的。他們一臉無辜的看著我，我以我的理解跟他們說，橫渠四句就是發願，為天地立心。為天地立心，發大心；為生民立命，立大願；為往聖繼絕學是修大行；為萬世開太平是證大果，所以這四句是發大願。《九十年譜》等於是我們走弘揚正法，每一個老師都是弘揚正法，師者所以傳道，傳道就是弘揚正法，授業解惑也。第三本是《愛與和平》，那是跟大使們談話，代表期許大家要把傳統文化弘揚到全世界去。

我們跟著老人家學習，學好的目的是為了明明德，恢復自己的明德，也是進一步要親民，利益自己的國家民族，再延伸到利益世界。我們看這個疫情不是影響一個地區，影響全世界，這真的是個地球村，像一個村落一樣，牽一髮動全身。《尚書》講了，「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」。現在真正清楚這個世界問題的根源出在哪的人不多了，我們儒釋道的教誨都有把這個道理講徹底。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」，所有的問題都是人心的

問題，人心要透過教化。

我們看到在「十年因緣」後面，師長這一段開解得很長，就是「學習大經，弘揚漢學」，這就是我們要有這樣的心境來學習傳統文化。所謂「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」，我們得用胸懷天下的心來學。當然那個目標遠大，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，下手處在「煩惱無盡誓願斷」，所以兩綱八目是格致誠正，接著才是修齊治平。

就像我們這兩個禮拜也有建議大家學習「孝道教育萬善根本」，師長在這篇教誨，也是二〇一七年我們東南亞三個國家合辦的中元祭祖大典，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印尼合辦的，這裡彰顯孝道可以幫助這個世界再走回安定和平。我們現在面對多難的狀況都不能懷疑經典的教誨。就好像師長也提到他遇到一些很有影響力的人跟他問，這個世界還有沒有可能和平？諸位同道，你們覺得這個世界還有沒有可能和平？我們假如都沒信心了，怎麼去幫助別人提起信心？

《孝經》說：「先王有至德要道，以順天下，民用和睦，上下無怨，汝知之乎？」用這個方法真的可以以順天下，民用和睦，上下無怨。就像《無量壽經》說：「佛所行處，國邑丘聚，靡不蒙化，天下和順，日月清明，風雨以時，災厲不起」，真的風雨以時。成德二十年前去澳洲淨宗學院學習，當時候澳洲百年旱災，乾旱到森林自己燒起來了，因為

太熱了，有一些樹有油脂。我記得當時候我們也略盡我們的心力做三時繫念，我記得我當時候還加入法器組，我還敲那個，噹噹。我們練習了之後，我們也上場做三時繫念，結果做完了烏雲飄過來，然後下了幾滴雨就停了；結果一遇到師長回澳洲，師長一回來，欸就下大雨了。我們當時候就覺得功夫差很多，我們一群人在那裡敲半天，噹噹噹，可能是老天爺覺得你們沒有功勞也有苦勞，下幾滴鼓勵鼓勵，鼓勵一下；人家師父也沒做什麼法會，一回來唰就下大雨了，所以真的道德修養夠。

我們說天人合一的學問，大自然跟人心是相互呼應的。真的有一個地區的人照《孝經》、照《無量壽經》去做，「崇德興仁，務修禮讓」，那真的也可以風調雨順。我們在這個時代就要做出樣板來，哪一個地區真的大家有共識，來證明一下天人合一，大家一起依照經典的教誨來做，天災人禍快速下降。我們大家在這個時代都有一個共同的使命，就是要做出榜樣出來，這樣自己才有信心，大眾才有信心。

所以不管現在自己什麼狀況、整個社會世界什麼狀況，都不能對經典喪失信心，佛是真語者、實語者、如語者、不誑語者、不異語者。我們自己都有感觸，記得這都算十六七年前，自己剛投入，也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，還沒做什麼事，家裡人有什麼情況感得好多同道來幫助他們的家。自己也還沒做什麼，就得到那麼多的感應、那麼多的幫助，就是你

真的發願都有感應的。所以我們願心不退，祖宗、佛菩薩會加持得很明顯，我們的家庭、我們所處的單位都會得到不可思議的加持，我們有這個信心。

一開始都很殊勝，後面容易退。初發心成佛有餘，不能退。《無量壽經》說「賢護等十六正士」，怎麼護念好自己的道心、清淨心？護住自己的願心就很重要了，要用自身去證明經典是真實不虛的教誨。師長在「孝道教育萬善根本」裡面有提到，我們的祖先很了不起，他們知道教育從哪裡開始，從父子有親的天性開始，這是教育的第一個目標。再從這個基礎，從父子有親的天性再延伸到愛兄弟、愛家族、愛鄰里鄉黨，到凡是人皆須愛、凡是物皆須愛。這一段我們學習下來，不是把這些教誨記住而已，那是知識性的學習。我們得問，我自己的父子有親恢復了沒有？我跟我父母的父子有親恢復了沒有？我跟我自己子女的父子有親恢復了沒有？假如我自己沒有恢復，我能夠幫助別人恢復嗎？自覺覺他。兩綱八目前面都是自己下功夫，格物致知、誠意正心，後面才是修齊治平。我們這麼一反思，我父子有親要恢復，要開始下功夫了。

這是天性，我們應該是隨時可以理解父母的心，可以感受到孩子的心。你看自己的孩子小的時候，這個我是觀察來的，因為我姐姐她第一個兒子在我們家坐月子的，有時候也常回家裡來。牙牙學語，我這個當舅舅的聽半天一句也沒聽懂，他的媽媽在旁邊做翻譯，

每句都聽清楚了，你說那是耳朵的問題嗎？那是心完全能了解孩子的心。這是天性，可是我們現在想想，孩子現在五六歲、七八歲了，這個天性還在不在？

現在成德有帶過一些年輕人，感覺年輕他們發願為往聖繼絕學，很難得的善根，可是他們要把內心的情緒、煩惱能放下就不簡單了。就感覺都有情緒障礙，沒信心，多愁善感，自我感受很強。雖然很有願，但是這些情緒障礙很重，一處眾，人家講一句話他就難過半天。成德覺得這個受家庭影響很大。成德也經歷過不少團體，我也從來沒有覺得哪個人傷了我、哪個團體對不起我，我沒有這種感覺。真的，特別感謝父母對我們人生的影響。父母的恩德真的是隨著年齡的增長，經歷人生的事愈多，感恩愈深。父母給孩子最大的財富，就是讓他有一個健康的人格。尤其這個人格裡面很重要的，付出不要索求，一有索求的心就有求不得的人生的苦出現。其實《論語》就是這麼教的，「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」。他一有為自己想，一不符合他了他就生煩惱。假如我們本身對於他人或者對於團體就沒有所索求，就沒有求不得的苦。三時繫念講得好，「諸苦盡從貪欲起」。

我們看到自己的父母從來沒有說「你們得為我一點」，沒看到父母在計較，都是怎麼為這個家更好，怎麼為自己的團體好，我們就沒有學到有索求了，所以進到一個團體裡，我能為這個團體做什麼，才知道父母對我們的影響很深很遠。後來我在書局裡面看到一本

書，這都是正規出版社，書名叫《家庭會傷人》，我一看到這個書名我就有點吃驚了。我們回想，「傷」，想到自己的家就想到小時候那首歌，是不是「我的家庭真可愛」？就想到那一首歌曲。「我的家庭真可愛」，稍微回憶一下這首歌曲，你腦子裡想的就是父母載我們去哪裡玩，家裡圍爐除夕吃火鍋，都是這些回憶。你說都回憶這些人、這些過往，他會不會臉臭臭的？他會不會有憂鬱的狀況？不會。所以恢復父子有親的天性對我們很重要，對我們的家庭很重要。我們自己的家庭不恢復父子有親，我們怎麼去推廣給大眾恢復父子有親？知所先後，「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」。

最近遇到一位母親，她就有提到她的孩子有一天問她，說「媽媽，棍子打人痛」，因為他是在海外、在歐美成長的孩子，中文遣詞用句沒那麼強，他說：「棍打人痛還是文字打人痛？」文字就是言語，講出來的話，棍打人痛還是字打人痛？聽思聰，孩子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？這個媽媽就反思，棍子打人痛是皮痛，皮肉痛而已，用言語，我們是感覺母親很柔和，她脾氣都沒發，怎麼可能用犀利的文字去傷到孩子的心？不可能的。可是我最近就這段時間而已，這二三個禮拜，就聽到兩個女孩都說要自殺。為什麼？母親罵她都罵得讓她覺得她啥都不是的那種言語，好像自己是多餘的，就可見得那個遣詞用句很刻薄了。我一下那些詞我也記不上來，當下聽的時候覺得心都揪著痛，怎麼可以媽媽跟孩子講

這種話？

我們看一個「安」字，寶蓋是個房子，底下有個溫柔的女子，這個家就安定了。女子假如言語非常的苛刻，你說孩子在這種氛圍成長他壓力多大。所以現在有過動兒，他過動，他這個行為就反映出他的心很不安定。我們現在看一般遇到孩子這些問題都是症狀解，過動讓他吃一些藥。其實他是在把問題呈現出來，讓我們去找原因，我們不願意找原因，也不願意承認自己的問題，反而是去壓他的症狀，把這些藥吃了他就安靜一點。這麼小的孩子就吃藥來控制，你說他的肝腎能不出問題嗎？當然現在理論很多，很多理論也都不是徹底覺悟的人說的，你也不要全聽了，可以做參考，自己要去判斷，現在都是要多管齊下，身、心、靈多管齊下。靈的部分他也有他的業力，當然我們可以多做功德；身體方面，他所吃的東西是不是都讓他不容易安定、很躁動，我們說惰性食品。你看這家的孩子健不健康，你走進去看到他吃的東西可能就差不多知道了，一大堆那些防腐劑、添加劑，你說這個孩子能安定嗎？還有父母對他的影響，情緒上的影響很大。

這個媽媽也很難得，她聽孩子講了是棍打人痛還是字打人痛，她就很節制自己的言語，不要去傷害到、壓迫到孩子。過了一段時間她就問她兒子，現在應該沒有字打人痛了吧？這個孩子靜了一下，然後跟他媽媽說「意義打人痛」。意義是孩子他所懂的詞句，意

義就是父母對孩子的期望，父母對孩子的期望會痛，壓力很大，壓得孩子覺得我都達不到。

成德自己回想，好像父母對我們沒有說期望你要達到什麼樣一個目標。包含我們讀書，讀得比較晚了，我們住三層樓，都是我母親爬上來，我們一聽到腳步聲就會自己先講話了，就學媽媽講話的語氣：「快去睡覺！」然後大家就一起笑，我媽媽也在那裡笑。爸爸媽媽都是叫我們去睡覺、去睡覺，而不是要求你一定要給我考一百分，少一分都不行，都不是這樣的，但是特別支持我們，你想學什麼支持你；妳想做家庭主婦支持妳，我姐姐就選擇了。我們家三個孩子都把公務員辭掉了，我父母不反對。一般的父母，「別辭，我幫妳帶小孩，趕快，一個月薪水不錯的」。很尊重孩子人生的決定。像我二姐也是中學老師，教了幾年跟我父親說「我還想繼續念書」，我爸說「好，沒問題，支持妳」。賠了公費，因為讀師範學院四年都是公費的。不只鐵飯碗辭了，還要賠公費，我爸爸都支持。後來讀完書拿到博士回來，進了中央研究院。那是大學教授都要往那裡去發展的，那麼有因緣，她博士回來就直接到中央研究院去了。結果工作幾年覺得沒有教書有意義，又回到母校教書。人家都往那裡去，結果她自己出來，又回去教書了。教了書，不到四十歲拿到教授了，我二姐比我聰明多了。後來讀著讀著，我要到佛門做義工，又把教授辭了，我父母

也支持。沒有一個妳要給我賺多少錢，妳社會地位要盡量往上爬，都沒有這種以他自己希望的期望去壓在孩子的身上，反而支持每一個孩子，他覺得有意義的人生，透過他的興趣把它激發出來。

我假如換父母，依我這種性格可能會得憂鬱症。我不是開玩笑的，因為成德是ＡＢ型加雙子座。我看你們可能沒有遇過這樣的人，假如遇到這樣的人記得通知我，因為這樣的人要活下來不容易。我是講真的，ＡＢ型雙重性格，雙子座又是雙重，二乘以二就四。曾經有一次我們辦班，我看到一個資料，有一個女孩報名，她是ＡＢ型、雙子座，我說這還得了，她比我挑戰更大。為什麼？因為我是男的、她是女的，女的又比較容易情緒化，當然不是絕對。結果真的，她後來沒有積極參與課程，憂鬱了。所以每個人生下來也有先天帶的性格，剛剛才說人生愈走愈感恩父母的恩德，我ＡＢ型、雙子座，假如換其他的父母，後果不堪設想，有父母這麼安定、滿滿的愛，把這個性格稜稜角角磨了不少。

透過跟這位母親談話，對我們當父母，不只當父母，當老師也是一樣，當領導也是一樣，不能用言語傷人，也不能用一種期望壓在他們的身上。還有有些人不用言語傷人，用什麼？用表情、用情緒。言語傷人痛還是情緒傷人痛？她也提到，她說她表現不好他爸爸都不講話，沒有罵他們，但都不講話，就給他們很大的壓力。壓力一產生孩子就不安定

了，父子有親就出現隔閡了。其實孩子很清淨的，只要我們給他的是負面的能量，你不管有沒有言語，那個能量他都在感受。這無形的壓力一點一滴，他一直在接收，慢慢慢慢他就會呈現出來。所以過動很可能都是父母有給予他情緒、給予他壓力，慢慢他就會呈現出果相出來。這個媽媽她就想到她的父親都是不講話，那種情緒的壓力，她自己當媽媽對孩子也是這樣，她自己認知到了做轉變。所以這種因果相續，我們沒有察覺到錯誤的時候，這個不好的因果也會在一個家庭裡面一直延續下來。

我們學習傳統文化，首先第一步恢復父子有親的天性，這比什麼都重要，光是這一點要下不少功夫。了凡先生改造命運，家庭的命運要改造要從父母轉變起。我們想一個問題，了凡先生遇到雲谷禪師以前他明不明理？他的經教也聽了不少，他都考上秀才了，當然他有一些認知上，比方說對孟子教誨，他可能覺得功名富貴是不能求的，他有這個認知了。成德的觀察，他轉變命運的關鍵在雲谷禪師很有智慧的引導，他提醒了凡先生，「汝自揣應得科第否？應生子否？」結果這麼一問，了凡先生「追省良久」，他反省。傳統文化是內學，一往內了，「一切福田不離方寸，從心而覓，感無不通」。他是那麼年輕就考上秀才，經教懂那麼多，可是還是沒有辦法改變命運；他能夠反思自己了，命運開始改變了。所以改習為立命之基，夏蓮居老師說的，改正自己的習氣，這才是立命改變命運的基

礎。

我們隨著經教懂得多，也不一定能夠反觀。因為經教懂得多，比方說萬法因緣生，有這些緣、有這些因素影響，我們學了經教才會分析出還有這麼多的因素在，可是假如不反觀，會把責任推到這些因素上面去了。比方這可能跟殺業有關，要去放生，這些對不對？對。可是假如沒有考慮到，比方說孩子有一些問題，你給他多做功德、多放生當然是好，可是最關鍵的還是我們對孩子的影響，在他所有的緣裡面也有主要、次要的因素。所以懂多了有時候反而更不容易覺得還是我最重要、還是我最關鍵，這樣命運就扭轉不過來了。

我們觀察自己、觀察他人，再來體會孔子說的，「已矣乎，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」，你說孔子為什麼這麼感嘆？算了吧，我沒有見到能夠見自己過，內自訟是悔過，還沒有到改，能知過悔過這樣的人就很少。在這「十年因緣」裡面老法師還強調，二十歲到四十歲只能暗示的，四十歲以上不能講了，講了會得罪人，因為你一給他講他不承認，惹得他不高興了。所以不容易見自己的過，除非你能接受，你福報很大，又遇到正直的道友，直諒益友，時面攻其非。

當然像成德這樣的修養，人家面攻其非我可能受不了，自己好面子。我要念五年級的時候，兩個年級換一個老師，我四年級升五年級，我們老師姚老師，他跟我母親同一個學

校，他就問成德的母親說：「妳兒子怎麼樣？」我母親說：「挺好面子的。」我的老師太厲害了，無有一法不是佛法，知道我好面子也是一法。所以他一進班，我們第一次見老師，大家都還戰戰兢兢的，這個老師就「來，今天我們第一天選班長，我提名蔡禮旭，其他的你們提名」。其他都還互相不怎麼認識，老師提名的就很多人舉手，我就當選了。所以老師沒有用吹灰之力，就把我從一個不愛讀書的人一下子變成第一名、第二名了。

父母是最了解我們的，所以我們學傳統文化的人要先回想一件事情，從小到大父母一直提醒我的那個問題點我改了沒有？還沒改，一定還在讓父母擔心。父母都還在為我們操心，說我們能夠去利益到眾生有點沒基礎。還會讓父母老師操心的人，說能利益人不大容易。

成德也挺有福氣的，身邊很多正直的朋友。好像遇到好幾位山東人，山東人比較直率，他們就勸我，而且他們不是直接勸我，他們給我留面子用暗示的，說一個人連身體都照顧不好，還要弘揚文化，這就說不過去了，因為「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，孝之始也」。我一聽真的很有道理，我自己從去年講到現在，對著這些年輕的同學說不要熬夜，身體髮膚受之父母，要從這裡開始。《論語》也說「法語之言，能無從乎，改之為貴」。這麼正直的道友提醒我們，我們當場說謝謝，謝謝你提醒我，更重要的進一步要去

改正，這樣直諒士就漸相親，我們就感召很多直心是道場的同參道友。不然人家提醒我們，我們是是是之後也沒有改，人家一觀察，以後就不講我們了。

跟大家提到我們跟著師長學習，我們進一步效法他怎麼學，還有效法他怎麼弘法，因為他有智慧，他老人家弘法都會抓最重要的事情去做。諸位同道，世間的好事不少、善事不少，但是什麼才是最根本的、最急迫、最重要的，這要有智慧才能洞察。好心的人很多，但是能看到從哪裡下手才能根本解決問題。成德覺得自己很幸運，跟著老法師，我們可以做最重要、最急迫又是最根本的事情，那當然就是弘揚漢學，所以師長這一段就是「學習大經，弘揚漢學」。這一段從引出湯恩比教授的話，到提到了《群書治要》這一部書。我們都要很敏銳的來看這些因緣，這部書為什麼剛好在這個時間出現？本來被忽略了，然後這部書剛好又到了師長的手上，老人家還印了一萬套，大力提倡。師長有這個智慧，知道這部書重要，我們弟子也要配合，才能讓老人家智慧的指導能利益社會、利益世界。

這一部是寶書，《群書治要》，「治」是治國，「要」是最精要的。而且師長當時候讓我們馬來西亞中華文化教育中心的同仁，來從《群書治要》裡面選三百六十句。這都是我們的學處，叫好人做到底。現在人很忙，一下子看五十萬字，他可能一看到這麼一大套

就望之卻步，你跟他說挑三百六十句一天學一句，他覺得不難，變成枕頭書。而且還翻成英文，你看師長真的是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諸位同道，這一點我們學到沒有？

跟著老和尚學要像老和尚，要愈來愈像老和尚。大家觀察，老人家真的是溫良恭儉讓，可是我們現在弟子學了之後不只沒有溫良恭儉讓，言語還很刻薄、很強勢，甚至帶團體還威脅，然後都打著老和尚的旗號，「我們是跟著老和尚的，只有我們是完全跟著老和尚的」。諸位同道聽思聰，假如一個人說只有我們是跟著老和尚的，那你會怎麼判斷？這叫自我標榜。有涵養的人不會自我標榜，這不是我講的，《太上感應篇》說的，「不彰人短」。說實在的，假如他說只有我們是依照老和尚做的，保證他一定批評很多其他的團體，那他就有彰人短，他炫己長，就我們遵守了，甚至於提到，「你假如離開團體，你以後馬上災禍就現前」。老和尚的言語從來沒有一句說威脅，讓人家很害怕、很恐懼的。所以我們都要很冷靜判斷，他學得像不像老和尚。

師長常常提醒的誠敬謙和，和氣待人，不能搞得團體裡面的人壓力都很大，其實這都是我們沒有洞察到自己的念頭裡面有控制、有佔有。修行人都是隨緣不攀緣，人家跟我們相處不是很歡喜，我們就不強求這個緣。自己做得還不夠好，不要去控制要求，我們自己趕快再做得更好一點，他願意再跟我們一起，我們歡歡喜喜，哪有強迫人家留下來的道

理？師長為什麼說放下控制的念頭、放下佔有的念頭？這樣搞到最後都變成造神，把自己都神格化了，自己做得最好，自己最聽聖賢佛菩薩的話，這很危險的。我們也要很冷靜，依法不依人，一個領導者他做人做事跟三根相不相應，我們就不用提得太高說大乘經典，不用提那麼高，跟《弟子規》、《太上感應篇》、《十善業道經》相不相應。我們也不能搞迷信，佛在三千年前就告訴我們，依法不依人，依智不依識，依義不依語，依了義不依不了義。尤其依法不依人，團體假如氛圍就覺得這個領導者有神通，這個領導者什麼什麼再來的，這種氛圍都很危險，看事都不客觀。領導者發脾氣，甚至動手打人，這個有涵養的人不可能做出來的事。甚至於都打人了，那是給我們示現的，這種說法都已經迷信了，都缺乏是非判斷能力。

客觀的來講，我們都是成年才學的，成年學要把還沒有學傳統文化以前的習氣去掉，做人做事真的轉變到符合經典，都要下很大的功夫才能慢慢扭轉過來，不然真的一辦事還是照學佛以前的習慣在做，一做事就陷到事裡面去了，很難在做事的時候提醒自己我這個念頭、一言一行跟經典相不相應。所以護法首先要護我們自己，不能說護法我去護別人的，我們先能護好自己，再來也要護好我們同仁、骨幹。《大學》有一句：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為本。」這句話對我們很重要，我們有沒有在務本？其實捨本逐末

的力量比較強，君子務本不簡單，那得要不斷提醒自己，不然我們那個考慮還是比較容易跑到末上面去，修到相上去。要從根本修，那要不斷提醒自己，修身為本，要時時提醒自己。

再來我們護念每一個同仁，不能在那只是看著他幫我們做很多事，做了不少事，挺好挺好，你還要護他修身為本，這才是真正好的領導者。我們團體的人不以修身為本，第一個，他走不長久的；第二個，他會造業的；第三，他真的出問題信心也回不來了，你沒把他護好。我們傳統文化單位假如流動率很高，還不反省不行的，因為離開的很可能就是因為我們做的讓人家不認可，我們可能影響到他們對傳統文化的信心。

其實能夠真正總結自己走過的路跟總結團體走過的路，光這一點都不簡單。而我們沒有做這個工作，我們同樣的問題一直在自身跟團體裡面出現。這都跟《群書治要》有關，《群書治要》就教導前事不忘後事之師。

我再補充一句，我剛剛說四依法，依法不依人，師長有強調四重戒：不犯國制，不漏國稅，不謗國主，不作國賊。你一個團體的領導者還帶著團體的人沒有守法律，這個流弊都很大的，那都隨自己的性做。所以現在大乘佛法修偏了、修邪了，為什麼？沒有儒家的基礎。印光祖師說，世有大儒，始有高僧。儒家是強調「動而世為天下道，行而世為天下

法，言而世為天下則」，讀書人你要做榜樣。《了凡四訓》說的，「發一言，行一事，全不為自己起念，全是為物立則」，你怎麼可以做犯法的事情？不行的。開緣不能亂開，你開了緣，所有的人都得利益了那才能開緣，你違法搞得看到的人都心生疑惑了，那還得了！

當時候師長在馬來西亞交代弟子們選擇三百六十句，也希望團體的領導人都來學這部書，他才知道怎麼為政。政是什麼？管理眾人之事。你說我們傳統文化單位，你說我以前學過管理學，那不是孔子教的管理學，有可能還不見得抓到根本。成德記得我當時候二〇〇三年到海口，有機會我們就去分享。剛好去了沒有多久，有一個企業還不小，找成德去跟他們交流，然後安排的就是高管。我跟高管，我說今天跟大家交流管理，請問大家，你們一想到管理會想到要管誰？他們馬上就回答了，管員工。他們有沒有上過管理的課？鐵定有，先入為主，管理管員工。但《論語》不是這麼教，「政者正也」，政治是什麼？端正自己，「子帥以正，孰敢不正？」孔子說的。孔子又說：「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。」所以管理團體也要學的，人不學不知道。你不能說我拿個 MBA 我就會管理了，有時候那個觀念不見得對。這個時代聖人伏匿，愚者擅權，那個大學教科書裡面教的，「企業唯一目的賺取利潤」，這錯誤的，在教科書裡面放了好長一段時間，現在拿掉

沒有我都不知道。《論語》說「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」，結果你說企業唯一目的賺取利潤，那不是把企業都推向小人之路了？不要說企業，我們今天教自己的孩子都把利給他擺在前面去了，那是把孩子教成小人了。傳統文化真的是君子喻於義，尤其有傳統的家庭倫理，沒有再為自己想的。我父親給我們感受到的沒有為自己的，為父母、為兄弟、為妻兒、為家庭。是，你看才隔多少年，才一二代人，現在都是把自己排第一位，有傳統文化的是放下自己。所以師長講經的時候感嘆，幼兒園就教競爭，那把下一代教成啥了？

當領導人也要學習的，當父母也要學習。我們這一次遇到一位園長，他講得好，他說政府都在補助，多生一個給多少補助款，應該讓父母先上課，怎麼當父母。真有道理、真有見地，政府要會解決問題，生多了不是問題解決了，生多了你沒把他教好，這個社會問題更多，錢要花在刀口上。當父母的管理一個家庭也是為政，《群書治要》裡面有很多齊家的部分，怎麼教小孩。

師長這裡提到，培養一批弘揚《群書治要》的老師，然後還提到《說文解字》，這是整個漢學傳承的載體。師長所智慧指導的救世的理念有不少，我們可以衡量自己的因緣、自己的特質能力來努力，其中哪一項、哪兩項我來發揮可能緣分比較具足。像上一次我就跟大家說，《說文解字》我再來用功怕我時間精力不夠，這讓年輕人發心去做。不知道大

家有沒有想好自己要跟師長同台演出的是哪一個救世的理念來做，這也是我們這一篇交流完之後要承擔起來的使命。當然這一些也都要互相配合的，比方說我現在遇到這個媽媽做家庭主婦，然後又生好幾個，那我一看就很高興，因為她夫妻都認同傳統文化，那不得了，她的孩子能出一個、兩個就太好了。

我三年前見到一個男孩，長得很端正，有浩然正氣，我隔一段時間就給他媽媽打電話，這個孩子最近怎麼樣？結果前幾天給他媽媽打電話，他媽媽就聊到，說我兒子說他不可能像成德法師這樣弘法。我就說，那妳怎麼接他的話？沒有話說。這是一個機會點，妳當媽媽的人沒有接話那不就是孩子講得有道理了嗎？妳可以跟他說，「你為什麼這麼認為？」這麼一問不就把他心裡的想法問出來了嗎？所以當媽媽道力也要夠，要會設問，要會引導，知其心才能救其失。我感覺我們現在當父母、當老師的太急了，比較習慣什麼？道理一講，啪，接受，你不接受也得接受，就壓過去了。我們能不能感覺到你在壓的時候對方是有這種逆反的，你敏銳一點這些都能感覺到的。

我就跟這個媽媽說了，我說妳要順著這個孩子說，你怎麼會覺得你不能像法師這樣？應該你會超過法師才對。為什麼？萬法因緣生，你學傳統文化比法師早十幾年，真的是十幾年，萬法因緣生，你學得比他早十幾年；再來，你看法師以前中文最差（這個分析都是

客觀的），那他中文差為什麼出來弘揚文化？妳帶著孩子去觀察，要把因跟緣這些觀察出來。不然孩子年齡那麼小，就初中一年級，他也自己在那裡想，想一想他就會有自己的預設、自己的判斷，假如判斷又不對就變成他的障礙。

其實我們自己在那想啊想啊，很多時候也障礙自己。你看冉求，他也覺得自己想得很對，夫子，非不悅子之道，力不足也。你看他講的時候也是覺得自己看得挺正確的，孔子說力不足是中道而廢，你今天連走都還沒走，「今女畫」，畫地自限。從冉求這個事我們要拉回來自身，我自己有沒有很多分別執著念障礙自己的信心、障礙自己的修學？進一步我們能不能洞察到身邊親人、朋友他念頭所產生修學的障礙處？我們能不能判斷出來？要判斷不出來我們怎麼護念他？知其心然後才能救其失。

所以我跟他母親講，妳看妳這樣分析下來，法師中文也不怎麼樣，可是為什麼後來能弘法？最關鍵的是他相信至誠可以感通。你說這有什麼難，就你相信至誠感通，每一個人願意相信就可以了，他就不會覺得我不可能了。順勢而為，跟他引導、跟他探討。

英國漢學院不是現在在崗位當中的人重要，反而是父母重要，因為有你們的培養這些孩子才有基礎。沒有你們的培養，成德可能活不了太久，為什麼？他們沒有家庭教育的基礎，依成德的修養可能帶到最後會累趴掉。所以大家是一起配合的。

師長後面這裡也提到了，我們今天培養一批老師，希望他們從真實心中作，他們有個三年、五年一門深入、長時薰修，根基打緊了，再用十年他們可以有悟處，然後大家就相信了。我們跟師長所處的年代都是做實驗的年代，你現在講得再好，拿證據來。師長這都是依據幾千年的傳承的，在佛門都是先扎根，先求清淨心，先求根本智，再求後得智，都是先持戒，就是扎根。不扎根心不可能清淨的，都是我見很強，自我感受，情緒化，道德學問不可能上去的。我們要知道，現在整個學習的狀況就是知識技能，都是積累知識，不是往開智慧的路，可是也得有一批人是真正循著這個教學理念，然後真有智慧。他學出來，人家家庭有什麼問題、身心有什麼問題、企業團體有什麼問題，一跟他問他馬上可以幫人家解答。假如我們學到這個程度，眾生會不歡喜學傳統文化嗎？他隨時可以為眾開法藏，廣施功德寶，人家跟他一聊完，對方說聽君一席話，勝讀十年書。開彼智慧眼，談話就可以點醒他什麼是人生的輕重緩急，不然他會有苦難。

我們到歐美海外來，有錢的同胞不少，可是孩子都出狀況了，那樣的人生多苦，每天看著孩子沒辦法轉變過來，那是錐心之痛。古人說早知今日，何必當初。至要莫若教子，教自己孩子重要，不然等孩子扭轉不過來，你雖然很有錢，還有好幾棟房子，那是變煩惱的根源，你看著房子、看著孩子，你有操不完的心。我們真的能學通了，真的像《涅槃

經》說的「度眾生故，為說無上微妙法藥」，他現在身心、家庭、事業種種問題，你都可以幫他解決，那他哪有說不接受傳統文化的道理？當然這都要會觀察，因為先以欲勾牽，後令入佛智，你得要能觀察到他現在最需要、最在乎的是什麼，先從這裡下手，契他的機他就能接受了。

當然我們要做這一批人，要真正透過傳統文化的方法自己學通達了。我們本來辦英國漢學院就是希望照這個方式來，後來操作起來不容易，所以師長老人家就進一步指導，先拿學位，再一門深入。但這也是學習，我們今天走弘揚文化的路，每一段都在給我們啟發，假如我們覺得一定要怎麼樣，那個期望一定要怎麼樣，緣分又不能完全符合，我們自己又調整不過來，就卡在那裡了。其實修學最重要的就是不斷放下內在的分別執著，不是向外，我今天一定要做到這個理念，變成執著這個理念。要朝著這個理念去貫徹，不能因為執著這個理念而產生我一定要怎樣，結果那個環境又不配合，我們就生煩惱了。

有很多弘法的人，其實他現在的緣已經很不錯了，比方說百分之百好，他已經有百分之七十了，其他的人可能只有百分之五十，可是他還嫌這百分之七十不好，又不珍惜，他的福報沒了，結果緣分就愈來愈差、愈來愈差。我好像跟大家分享過，成德有一個夢想，就是可以八個小時聽經、八個小時念佛。我在二十年前就是因為這個理想，所以我辭掉工

作跑到澳洲淨宗學院去，要八個小時聽經、八個小時念佛。結果後來我的緣工作愈來愈多，聽經、念佛的時間愈來愈少。不過我還是相信佛菩薩安排，我還是安住當下去歷事練心，可能我練得差不多了，我就可以八個小時聽經、八個小時念佛。我們都要有志氣，師長教的哪些重要的教誨、理念要從我們身上可以做實驗做成功。

東方教學的理念、教學的方法跟西方人不一樣，現在整個教育體系都是西方系統，知識技能。甚至大學裡面，古代的中國學術界都是做社會教育的，現在的學術界比較偏純學術研究，它有一套系統，你要升什麼，要有幾篇論文，它有它的遊戲規則在那裡。我們看《格言別錄》、《格言聯璧》，「治國經邦謂之學」，什麼叫學問？可以治國經邦。「安危定變謂之才」，什麼叫才能？可以安危定變，這個團體、這個國家出現危難，你可以把它穩定住，把危難化解掉，這叫才幹，轉禍為福，古代管仲、諸葛亮他們都有這個能力。我們這個實驗按照古法來培養自己，培養發心的人，五年到十年。五年就會有小成，讀書千遍，來做報告，兩千遍是大成就，三千遍叫標準的成就，讓這些學生來做報告。其實這都是透過讀經的手段修清淨心，專注的讀，妄念就愈來愈少了。

先求根本智，叫般若無知，根本智、清淨心現前了，無所不知。這個師長都有表演給我們看，師長他老人家，沒有人問他問題他很清淨，他也沒有在那裡琢磨哪句經句怎麼

講，心地很清淨；人家一問他什麼，隨問隨答。清淨心就如撞鐘，叩之小則小鳴，叩之大則大鳴。有了悟處就不一樣了，他有清淨心、有悟處了，古人留下來的這些文字有些地方抄寫錯誤，他們可以把它修正，有能力修正。這個李炳南老師都有給我們表演，「假我數年，五、十以學易，可以無大過矣」，好多註解都在那裡考據，五十歲，他老人家在五跟十之間逗了一個逗號，這很順，上天假如再借給我五年、十年，還給我這些時間來更深入《易經》，就沒有大過了。可能古人在那裡爭論老半天的，李老他這個逗點一逗下去就解開來了。或者古人註解錯的他能判斷出來，為什麼？因為能夠把悟性啟發了，真心起用，古人註解跟真心不相應的部分他馬上可以感覺出來，把它修正。經是佛言，戒是佛行，禪是佛心，但是三而一，言語不也是從心出來的嗎？所以他契入了真心的境界，他當然能夠判斷不妥當在哪。就像六祖大師沒有讀過《法華經》，人家給他念兩品他就知道說什麼了，「你不用念了，我說給你聽」。

走這個路、發這個大心，師長說，我今年九十歲了，已經無能為力了，我來做護法護持大家。我活在世間就講《無量壽經》，這是我的專業，我不放棄，做個榜樣給大家看。我們假如學習的狀況隨文入觀，我們讀到老人家說「我來做護法」，我們聽了會很感動，師長都九十多歲了，他面對發心的年輕人、發心的人，他還是盡心盡力。我們隨文入觀，

要不我發心來弘法，要不我護持身邊有緣的年輕人，我以師長的心為自己的心。當然大家不要誤會，那我一定要很有錢，不是這樣的。你真的有這個心，這些年輕人出現在你身邊，你會很支持他，你會用言語去鼓勵他，有時候在最關鍵的時候，可能就是因為你鼓勵他的願心沒有退。

在這個時代，善事常易敗，善人常得謗，惟仁人長者匡直而輔翼之，方方面面來護念、支持發心的人。我們自己走過弘法的路，都先走一二步，再回頭看看這些年輕人，他們要走也有不少挑戰。所以師長老人家說，你們畢業了統統住在一起，不要分開。當時候還請大飯店的吳董，你到英國來蓋個大飯店，他們一畢業每個人分兩間房間，一間看書，一間休息的。但是要到英國建大飯店不容易，人家的法令法規，種種不容易。可是聽師父的話不能著相，代表什麼？代表護持年輕人很重要。你讓一個年輕人弘法單槍匹馬，那鐵定古來征戰幾人回，現在財色名利的誘惑不知道比五十年前多多少倍。

知道老人家的心意了，大飯店蓋不了還是要護持這些年輕人，以後畢了業要依眾靠眾，善友為依，這樣弘法的路才走得長久。我們能體會到師長的心，年輕人發心的畢業之後到我們這裡來，到我們這個單位來，我好好把他護持好，我們的心就跟老和尚的心是一不是二。老人家他時時護持年輕人，時時都以自己的身教在帶動，我講《無量壽經》，這

是我的專業，我活著一天就是做榜樣給大家看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，鞠躬盡瘁；讀書千遍，其義自見。

後面師長感嘆，今天地球上出現最大的危機就是文化能不能繼續傳下去。文化是民族的靈魂，文化不傳了，大家都追求物質，「飽食煖衣，逸居而無教，則近於禽獸」，這真的是最大的危機。文化如果不能傳下去，這個世界會毀滅，為什麼？人不知道善惡，把惡當作善，把善當作惡，顛倒了。這我都見過，一個女孩不到三十歲，她說她墮胎墮了好多次，而且她講的時候不是說她很慚愧，她把惡當作善，把善惡顛倒了。

這個世間不會存在很久，所以救文化重要，我勸我們同學要發心救文化，從自己做起。怎麼做？一生發願當小學教員，我為孩子們扎根，這是非常非常偉大的事業。假如可以選擇，我最希望做這件事情。我自己做不了，我也鐵定要盡力來護持發心一生做小學教員的年輕人、發心的人，我們都是一體的，不能分自分他。

今天時間到了，就跟大家交流到這裡，謝謝大家。